

人在诞生之初,每个婴儿的手大致是同样的细致娇嫩,而成年后不同的职业选择、不同的劳动经历,会重新塑造每个人的手,有的手精细灵巧,有的手粗糙有力,有的手可挽救血肉生命,有的手在传承传统技艺……这世间还有形形色色的手,从每双手可以读出他们的人生轨迹与悲欢故事,见证世间每一个平凡劳动者所经历的淬炼与考验。“五一”国际劳动节来临之际,本版特编发两篇稿件,讲述不同的劳动者故事——



【有所思】

手的恩泽

□雪樱

我见过不同模样的手,唯独那双携带微微触痛之感的大手令我刻骨铭心。一想起它,内心就涌出说不出的敬意。

大约十二年前的一个寒冬,去省里参加颁奖典礼,我穿着碎花红棉袄,穿大头棉鞋,从头到脚都裹得严严实实,像个土里土气的村姑。而他,一身深蓝色西装,斜纹领带,谦和儒雅,举止不凡。下台时他叫住了我,“你的手怎么了?”那只左手是我的隐痛,我心里合不上的伤口,粗大变形的指节,无法抓握的僵硬,不知为它暗自流过多少眼泪。望着他柔软如许的目光,我立马收回了戒备心,告诉他自己的病症。只见他眉头微蹙,内八字眉瞬间挤成一条细褶,顺势弯下腰来详细询问病症。很快我知道了他是一位医生,而且是一位整天和手术刀打交道的外科医生。从那以后,我们建立了联系。

手是人的第二张脸,手的表情也是心灵的表情。他的那双手,比他要见过世面,且不说断指、残手(臂)的接活与修复,仅手指再造技术就不知挽救过多少患者和破碎家庭。他每天的时间基本是这样安排的:诊室、病房、实验室,倘若坐诊半天,外地患者他会加号,看不完不下班,看完后他亲自带着患者去影像室做检查,以快速了解病情。有一次,他的实习生发朋友圈:已经下午时分,他看完最后一个复诊的小病号,大家都饥肠辘辘,他请他们去吃肯德基,交谈之间,他更多的是悉心观察孩子手部功能的恢复情况,那一幕场景堪比慈父对小儿的呵护,令人久久感动。很多人都知道他喜欢孩子,因为患者以青壮年和幼儿居多,他自掏腰包买来一些玩具放在诊室,以玩具打开那些受伤孩子的心灵,“来,伸出小手让我看看!”“你好勇敢,下次我送你喜欢的卡布达(《铁甲小宝》中的主角)好吗?”他问诊时不疾不徐,眼睛眯成一条线,脸上盈着不易觉察的光,像尊弥勒佛。

很多时候,他的那双手极度严苛,拒收红包,拒绝回扣,不开大方,这是他的从医底线。做手术,他追求极致和精品,不留一点瑕疵,这意味着那双手要经过常人难以想象的淬炼与考验。不是在去病房的路上,就是在去实验室的路上,这是他的生物钟。他做解剖、带学生、编图谱,通宵达旦做实验是常态,凌晨回到家是状态,黑白连轴转是心态。在千锤百炼中,他的那双手长出筋肉,有了记忆,带着人的“嗵嗵”心跳,带着人世间的悲欢交集,拥有说不尽的生命故事。时间久了,他的那双悲悯之手,长出钢铁般的意志和柔情。

他经常惦记一个叫小蕾的女孩。一场特大泥石流灾害中,18岁的小蕾痛失双亲,又被压断双腿,跌爬19个小时终于获救。当地医院辗转联系到他,他正在外出差,第一时间赶到所在医院。那个夜晚他彻底失眠了,月光透过窗户涌了进来,一抹清辉照向他的脸庞,他的耳畔回荡着一个声音,振聋发聩,“她失去双亲,不能再失去双腿了!”后来,力排众议,顶住层层压力,他的保肢方案被采纳。他顺利完成了这台艰难的手术。术后经过二十多天的恢复,小蕾的双腿被保住了,半年后能够拄拐下地行走了,这又是一个生命的奇迹。事后他道出

当初的一番考虑和权衡:截肢固然可以佩戴假肢,但那样会给患者带来一生的精神创伤,比如乘机过安检时被当众检查假肢的尴尬,而睡前卸下假肢露出创面,那不管于一种精神打击。他的那双手不会说话,却见证了每一个生死瞬间,以及生命对生命的至高尊重。一别十几年,小蕾成家立业,走进婚姻殿堂,他比任何人都感到欣慰,悄悄托人送上一份礼金,分享涅槃的喜悦。

他的那双手宽厚、慈悲,却也经历过买房的烦恼。做学问需要有打一口“深井”的执着,他深谙这个道理,全身心扑在科研上,自掏腰包订阅国际学术期刊,购买实验器材和设备,添补临床研究经费,仅拍摄实验高清照片的专业相机就用坏了数十台。他心疼,又不心疼,每取得一点新成就便满满的自豪。医生也是普通人,赡养老人、供读孩子、柴米油盐,眼看自己年过五旬,他仍为买房子的事情而黯然神伤。但是,那双手不会辜负他,正如土地不会辜负农人,他终于如愿以偿有了自己的房子。拿到房产证的那一天,他特意合影留念,脸上堆满笑容,高兴得像个孩子。我一直有个遗憾,没有见过他的书房和书橱,因为那里蕴藏着他的精神密码,他那双手的来路与去处。

他的那双手比他走的路要远很多,因为创新和探索不止。那双手目睹过先天畸形的自卑、意外事故的懊恼、残肢断臂的痛楚,但从来不会失去信心和耐心。壬寅年夏,南方城市一对夫妇生下双胞胎,就在全家喜上眉梢时,其中一个孩子不幸夭折,另一个孩子手臂坏死,求医无门。国内异体移植手术,当地医院第一时间想到了他,跨越1500公里的生死救援由此展开。他与同事们连夜开会研讨病情,制定手术方案,并反复论证,又是一个不眠不休的漫漫长夜!尽管身经百战,但他还是高度严谨,直到手术完成半个月后,观察孩子恢复良好,他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。他有日记的好习惯,曾这样写道:“缘分让我们与‘小汤圆’(患者乳名)一家相遇,并成功为他做了手术。今天出院,心情特别好。看着他们一家人开心的样子,感觉这些日子的努力很值得。而且我很喜欢‘小汤圆’,感觉像自己的孩子一样。”

有一回去医院,我特意去了趟他所在科室的康复室。康复室的墙壁上挂了一幅十字绣,乍看上去没有什么特别之处,护士长告诉我,这部作品出自一位手指再造患者之手,我立马明白了这其中的深意。她还说,类似的康复病例已经超过千例。我能够想象到手指受伤的至暗时刻,也能够想象到飞针走线的灵动快活,这样的涅槃之美,持久、发光,通往一个更广阔、更丰饶的世界。

我由此顿悟,手“造”美好,实际上是一项灵魂深处的修复工程。他的那双手勤勤恳恳,爱人如己,再造的是一个新世界,修复的是千疮百孔的心,托举的是折翼的梦想。他用另一种朴实无华的劳动告诉我们,没有完美的人生,不完美才是真正的完美。

如果那双手会说话,一定会满怀感激地对他说:谢谢你,创造了那么多人间奇迹!

(本文作者为济南80后青年作家,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散文学会会员、济南市政协委员)

【浮世绘】

打铁人的手

□李晓

包浆浸透的狭小砖屋内,炉火发出轰鸣声,炉膛里火苗蹿动,一件铁器在炉火中烧得通红。一个壮实如铁墩的中年汉子把锻打的篾刀从火中熟练夹起,放到铁墩上,大锤不断落下,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。然后,把篾刀放到转动的砂轮机上抛光,使其光滑,瞬间铁花四溅,男人成了在铁花飞舞中的人。这个铁匠,老街人叫他顺娃,他在老街家喻户晓。

铁器发出的敲打声,在古朴宁静的老街响了六十多年。这家铁匠铺子里最初的响声,是顺娃的父亲敲打出来的。他的父亲从9岁那年开始在老街打铁,一直到67岁,有58年的铁匠生涯。如今,这个铁匠铺子打铁的声音,成为老街的标配声,成为生长在街坊邻居们体内的“生物钟”。老街居民樊大哥说,要是哪天没听到铺子里这叮叮当当的声音,心里就空落落的。平日,樊大哥和几个老街居民常常趴在门框边,怔怔地望着顺娃打铁。

铁锤声里,人一天天老去,白发在两鬓泛起,老街的光阴开始泛黄。一件件锻打的农具,犁、耙、锄、镰、镢从铁匠铺子里启程,伴随着农人匍匐在大地上播种收割时前仆后继的身影;一把把锻打的炊具,菜刀、铁勺、铲、瓢走进百姓人家,伴随着人间烟火蒸腾弥漫。

顺娃开始跟随父亲打铁,是在11岁那年,到今年有39个年头了。那年有一天,小学尚未毕业的顺娃来到铁匠铺子里看父亲打铁。父亲光着上身,身上斑痕点点,那是铁花扑到身体上烫伤留下的痕迹。疲惫的父亲那天叹息说,跟我学打铁的徒弟,越来越少了。儿子顺口说:“爸,我来跟您学打铁。”父亲愣了愣,问:“娃娃,你说的话可当真?”儿子握了握拳头说:“爸,我就喜欢跟着您打铁。”于是,顺娃被父亲收为家传徒弟,开始了他的打铁生涯。

父亲一手一手地教,父子俩一锤一锤地轮番敲打。直到父亲患癌离世那年,父子俩在铁花飞扬中一直相随相伴。父亲离世前夕,顺娃把自己亲手锻打的一把菜刀带到父亲的病床前,气息奄奄的父亲摸着锋利的刀刃,喉管里发出咕噜咕噜的响声,如铁匠铺子里鼓动的风箱声。父亲艰难挣扎中终于说清楚了一句话:“是把好刀!”老铁匠父亲一直担心这祖传手艺会在儿子手里失传,儿子的手艺最终没让父亲失望。

父亲担心的事情还是来了。工业机械化时代的到来,使得打铁这种传统手艺濒临灭绝。这些年来,老街的人都帮忙给顺娃口头相传打“招徒广告”:“跟老铁匠学手艺,免费,包学会,学徒期间发工资、包伙食。”前前后后来了几个

人,但干不了几天就都走人了,实在是吃不了那份苦,特别是夏天,铁匠铺子里俨然就是个火炉,闷热得要人融化成铁泥一般。

去年夏天的一场特大洪水中,临河老街全线淹没,顺娃的铁匠铺子也受到了洪水袭击,铺子里的电焊机、砂轮机等在洪水浸泡中损毁严重。洪水退去后,樊大哥和街坊邻居们帮忙清除铺子里的淤泥,忙碌了整整一天。事后,顺娃打算请他们吃顿饭表示感谢,还没等他把话说完,老邻居们摆摆手说,不用不用,谁叫我们是咱们一条巷子里的人呢?半个月后,铁匠铺子里又恢复了炉火熊熊、锤声悦耳,樊大哥他们趴在门框边,炉火铁花映红了脸,看着顺娃挥舞着铁锤打铁,老街的节奏又回来了。

秋天的一个晚上,顺娃和巷子里几个老友坐在老街河流上那座百年石拱老桥上闲聊。那次我也在场。顺娃说,他这一辈子就做了打铁这件事,因为他这个打铁的手艺,有关部门还给他颁发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证书,但这门手艺眼看后继无人了,自己感到对不起父亲,心里急啊!我安慰他说:兄弟,你好好打你的铁,这就是这辈子实实在在的活法。几个老友也劝顺娃:你没辜负父亲传下来的这门手艺,老街人感谢你。顺娃把身子俯在桥身上,我听见喃喃自语:打铁,打铁,我还是希望有个传人。

一把磨钝了的斧头、镰刀、锄头回炉再造,收费也就是七八元钱;一把锈了的菜刀拿到铺子里打磨,收费大多是四五元钱。顺娃的铁匠铺子,这些年来实行的是盐巴一样的良心价。有一次,几个山里老农拿着旧农具笑眯眯地来到铁匠铺子,农具经过锻打后重现光芒,老农问如何收费,顺娃依然是那句口头禅:“你随便给点就是。”老街人家,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一把顺娃铁匠铺子里锻打淬火的刀具。

在铁匠铺子里,我有一次看见疲倦的顺娃给自己点了一支烟,他正跟人说话,打火机的火苗舔着他的手背了,我惊喊道:“火,火!”顺娃却丝毫没有觉得疼。我和他交往这么多年,那天才第一次打量起那双抡起铁锤,千锤百炼的大手,皴裂之中满是老茧覆盖。那挂在铺子里的衣服,也到处是铁火溅过的火孔。

这双匠人之手,锻打着火种绵延,隔绝着凡世喧嚣,传承着一门古老的手艺,也传递着暖人的温度。匠人的心,被称为匠心,它治愈着时代进程里的一些病症:浮躁急切、追名逐利。它玲珑剔透,发出琥珀一样的光。

(本文作者为中国散文协会会员,出版有散文集《时光底片》等,现供职于重庆市万州区五桥街道办事处)